

無量義經與證嚴上人

——試論慈濟宗門之開展與修行

何日生*

摘要：

《無量義經》的核心理念是「性相空寂」與「濟渡群生」；以人間佛教倡議者印順導師的話語就是「淨心第一，利他為上」；以慈濟宗門的創立者證嚴上人的話語就是「無私、大愛」。「無私」，是邁入「性相空寂」的必要狀態。「大愛」，是「濟渡眾生」的心靈源頭。以無私的心廣澤大愛於人間，是證嚴上人實踐《無量義經》的入世法門。

慈濟宗門以佛教為本，它的實踐卻是超越佛教邊界的。許多基督徒、天主教徒、回教徒、猶太教徒，乃至無神論者，都成為慈濟志工，都皈依證嚴上人成為靜思弟子。因為有《無量義經》使得慈濟宗裡的佛教徒找到入世修行的法門。因為有《無量義經》使得慈濟宗門裡的非佛教徒，找到個別信仰裡共通的元素——無私大愛。

《無量義經》的教義「所發慈悲明諦不虛，於眾生所，真能拔苦；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令諸眾生受於快樂。」這種大慈悲的胸懷是各宗教、各家思想體系的共同基石。而慈濟的慈善理念與實踐就建立在這樣

* 慈濟基金會發言人、慈濟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的基石上。

慈濟宗門最終的理想就是引領眾生認識生命的本質是清淨的，不執著有，不執著無，在不斷地利益他人中，體現自性不生不滅的真實大義。

「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至涅槃岸。」濟渡眾生，一如大船師一般，其最終目的是引渡眾生體悟「性相空寂」的本性。因此「至涅槃岸」，是生命終極覺醒的境界。

雖以終極覺悟為理想，但《無量義經》的教法也給予世間的凡夫、眾生無限量的機會次第修行與造福。「猶如船夫身有病，船身堅固能度人」，人人都可以度人，只要依靠《無量義經》這堅固的船身。「未能自度，已能度彼」，這項義理更寬廣地接納一切眾生。眾生雖然心性不一，習性相異，信念有別，但都能入此法門，只要他們倚靠《無量義經》的精神，都能幫助他人，教化他人。這種信念使得慈濟宗門在依循《無量義經》的本懷，亦復有證嚴上人創造性的智慧與人格德香的感召，引領無數千差萬別的眾生，投身慈濟，在濟助他人的同時，亦提昇自我的人格。而漸次地邁向「性相空寂，本不生滅」的終極覺醒。

關鍵詞：無私、大愛、性相空寂、清淨、無相不相、不請之師、平等愛、全球化逆轉

The Innumerable Meanings Sutra and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Her, Rey-sheng *

ABSTRACT:

The core teaching of Innumerable Meanings Sutra, to my understanding has ascribed to two concepts: “*Intrinsic Mind of Omni-emptiness*” and “*Compassion Relief to all Beings.*” Venerable Yin-Shun of the Humanistic Buddhist Movement had said: “purifying our mind is the first priority; altruistic practice is the ultimate goal”.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the founder of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meanings to her own words: *Selfless Great Love*, in which “*Selfless*” is the pivotal step to reach “*the Intrinsic Mind of Omni-emptiness*” and “*Great Love*” is the prerequisite spirit to provide “*Compassion Relief to all Beings.*” Thus, devoting this selfless great love to all living creatures is how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establishes the secular practice and belief of modern Buddhism.

The School of Tzu Chi follows 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and yet its practice transcends religious boundary. Many Protestants, Catholics, Muslims, Jewish and Atheist have joined Tzu Chi as volunteers,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be disciples of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The teaching of Innumerable Meanings Sutra ensures not only Buddhists to cultivate their faith through altruistic practice, but also non-Buddhists to reach their awakening through the common conviction — The Selfless Great Lov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zu Chi University

Innumerable Meanings Sutra teaches that “enlighten compassion conveys sincere, concrete wisdom that in all circumstances can eradicate suffering of all beings, comfort their pains, moreover ignite their wisdom, and eventually bring them to the state of ultimate happiness.” This Omni-compassion shall be the common foundation of all religions and schools of philosophy, and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s of Tzu Chi’s charity have been built.

The ultimate ideal of Tzu Chi School of Buddhism aims to bring all beings to realize that the intrinsic minds are pure, non-tenacious on neither existence nor nothingness, and through continuous helping others to actualize the eternal existence of one’s true self. “Sailing Masters and Great Sailing Masters carry all beings across the river of live and death to reach the eternal awakening (the Innumerable Meanings Sutra).” Hence, to enlighten all beings to learn the Intrinsic Mind of Omni-emptiness is like the Sailing Masters carry their passengers. Accordingly, to reach the state of Nirvana is to accomplish the awakening of eternal wisdom.

While eternal awakening is the ultimate goal, Innumerable Meanings Sutra also gives all beings chances to cultivation. “Even if a sailing master has illness, the unyielding boat may still carry the passengers across the river.” Therefore, everyone has the ability to enlighten others, as long as he or she relies on the teaching of Innumerable Meanings Sutra—the unyielding boat. People may carry different temperaments, convey different shortcomings, and hold diverse beliefs, but as long as they rely on the teaching of the Sutra, “one may inspire others even before one enlightens oneself.”

The Tzu Chi School of Buddhism following the philosophy of the Sutra and guided by the wisdom and compassion of the founder,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has developed a new Buddhist movement and inspired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is new movement people believe that one may purify oneself through helping others and eventually to reach the intrinsic pure mind of Omni-emptiness and the eternal existence of wisdom.

Keywords: selfless great love, *Intrinsic Mind of Omni-emptiness*, pure, non-appearance, teacher without being asked, equal love, Reverse Globalization

前言

《無量義經》的核心理念就是「性相空寂」與「濟渡群生」；以人間佛教倡議者印順導師的話語就是「淨心第一，利他為上」；以慈濟宗門的創立者證嚴上人的話語就是「無私、大愛」。「無私」，是邁入「性相空寂」的必要狀態。「大愛」，是「濟渡眾生」的心靈源頭。以無私的心廣澤大愛於人間，是證嚴上人實踐《無量義經》的入世法門。印順導師在倡議人間佛教之際，並未特別詮釋《無量義經》，但其人間佛教的理想是契合《無量義經》的教法。而證嚴上人則以《無量義經》作為他一生奉行的重要經典。《無量義經》也是慈濟人修行「利他度己」最重要的精神依歸。「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靜思法脈是強調行的，不只行，還要勤行。慈濟宗門人間路，慈濟宗門以入世濟渡眾生為志，而在濟渡眾生的同時，清淨自心。

慈濟宗門以佛教為本，它的實踐卻是超越佛教邊界的。許多基督徒、天主教徒、回教徒、猶太教徒，乃至無神論者，都成為慈濟志工，都皈依證嚴上人成為靜思弟子。因為有《無量義經》使得慈濟宗裡的佛教徒找到入世修行的法門。因為有《無量義經》使得慈濟宗門裡的非佛教徒，找到個別信仰裡共通的元素——無私大愛。一如南非基督徒的祖魯族志工所言：「我們是做上帝的工，耶穌與佛陀都是一樣的，經由慈濟，我們更接近上帝。」「今天出門，我們要做好證嚴法師要我們做的事，否則以後回去，對不起耶和華。」

《無量義經》的教義「所發慈悲明諦不虛，於眾生所，真能拔苦；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令諸眾生受於快樂。」這種大慈悲的胸懷是各宗教、各家思想體系的共同基石，而慈濟的慈善理念與實踐就建立在這樣的基石上。

《無量義經》所陳：「醫王、大醫王，曉了病相、分別藥性，隨病受藥、令眾樂服。」「……能為生盲而作眼目；聾剽啞者作耳鼻舌；諸根毀缺能令具足。」宗教從來就與醫療不分，佛陀是大醫王，基督教早期的傳教士也都是醫生為主。何況人間之病苦為一切眾生必然面對的生命境界。《無量義經》伴隨著證嚴上人的悲願與智慧，創立慈濟醫療志業。證嚴上人以『人醫』、『人師』期許醫師們，不只治病拔苦，還能說法，令眾樂服。慈濟似乎賦予醫師們宗教傳教士般的使命，給予人身心靈的健康與富足。

人在富足健康之後，接下來所面對的就是知識的提昇，以及生命價值的追求。因此《無量義經》所陳：「無量大悲救苦眾生，是諸眾生真善知識；是諸眾生大良福田；是諸眾生不請之師；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正應對了慈濟教育志業之開展與願景。教育給予專業知識的認知提昇，也給予人格與價值觀的啓迪，是諸眾生的真善知識，是諸眾生不請之師，是諸眾生大依止處。

「是諸眾生安穩樂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顛狂慌亂作大正念。」慈濟人文志業致力於社會人心的改造與建構，為時代的美善做見證。「報真導正」，正是諸眾生的大導師，讓顛狂慌亂起大正念。而慈濟人文志業最終的理想就是引領眾生認識生命的本質是清淨的，不執著有，不執著無，在不斷地利益他人中，體現自性不生不滅的真實大義。「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至涅槃岸。」濟渡眾生，一如船師、大船師一般，但其最終目的就是引渡眾生體悟「性相空寂」的本性。因此「至涅槃岸」，是生命終極覺醒的境界，終極關懷，正是宗教提供給世人生命的最終依歸。

因此，《無量義經》既有入世、淑世的理想與願景，亦有內在修習人格的方法與路徑，亦復提供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最終覺醒，亦即性相

本空，非有非無，非自非他，本不生滅，涅槃寂靜之境。

雖以終極覺悟為理想，但《無量義經》的教法也給予世間的凡夫、眾生無限量的機會次第修行與造福。「猶如船夫身有病，船身堅固能度人。」人人都可以度人，只要依靠《無量義經》這堅固的船身。「未能自度，已能度彼」，這項義理更寬廣地接納一切眾生。眾生雖然心性不一，習性相異，信念有別，但都能入此法門，只要他們倚靠《無量義經》的精神，都能幫助他人，教化他人。這種信念使得慈濟宗門在依循《無量義經》的本懷，亦復有證嚴上人創造性的智慧與人格德香的感召，引領無數千差萬別的眾生，投身慈濟，在濟助他人的同時，亦提昇自我的人格。而漸次地邁向「性相空寂，本不生滅」的終極覺醒。

清淨心與菩薩行

大乘佛教倡議行菩薩道，行菩薩道的前提是從內心自我清淨的修行開始。證嚴上人講述《無量義經》的一開始，就以阿難尊者在佛陀滅度後，被大迦葉尊者逐出門，因為阿難的心還未開悟。開悟的心才能集結經典，覺悟的心才有資格傳佛陀的教法。佛陀一切的教法莫不是希望眾生能修得清淨性。因此《無量義經》開經就說：「是諸菩薩，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所成就。其心禪寂，常在三昧；恬安澹泊，無為無欲；顛倒亂想，不復得入。」佛陀說法四十一年之後，開始講真實義的《無量義經》，開權顯實，來聆聽的都是已經覺悟的法身大士修得恬安澹泊，無為無欲。這種心靈的狀態是大乘菩薩道的精髓。這似乎說明，濟助眾生的菩薩，自己必須覺悟清淨，才能引渡眾生體悟生命的大道。

證嚴上人敘述自己早年修行的經歷，在禮拜《無量義經》時，深悟

經文裡「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的絕妙心靈境界。

「靜寂清澄」心到達絕對的靜，欲望就止寂了，欲望止寂，心就能清澈無比，就像水中無雜質，才能澄照萬物。「靜寂清澄」的同時，還必須「志玄虛漠」。「志玄」是要我們立志高遠，「虛漠」，謙虛又廣漠。我們有高遠的志向，也要有虛懷若谷的心，同時胸懷廣漠無邊。立志為眾生，悲憫眾生，但也謙卑的、全心全意的為眾生付出。這是清淨心亦復有菩薩行的修行證果。

這種淨化己心同時利益眾生的生命境界，在《無量義經·說法品》中已明白指述：佛陀在預知自己即將涅槃，要弟子「欲何所問？便可說也。」大莊嚴菩薩於是恭請佛陀闡示菩薩之修行如何方能證成「無上菩提」？無上菩提就是最終的覺悟之道。佛陀告訴大莊嚴菩薩：「善哉！大善男子，能問如來如是甚深無上大乘微妙之義，當知汝能多所利益，安樂人天，拔苦眾生；真大慈悲，信實不虛，以是因緣，必得疾成無上菩提。」在場聆聽佛陀遺教的雖說都是法身大士，都已經漏盡諸煩惱的覺者，但是成就無上菩提的境地，仍必須深入世間苦難，以大慈悲心拔眾生苦，用自身清淨無染的智慧，度化一切被無明煩惱所困的眾生。

自身清淨是度化眾生的前提。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清淨自性？佛陀教法是必須「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以戒，去除欲望，去除欲望心才能定。佛教的自由觀不是西方式的強調選擇的自由，而是去除欲望的捆綁。放下自我欲望，心才能自由，這即是定。心定，才能生智慧。老想著自己的人，不會有大智慧；老想著利益的人，老是被欲望捆綁的人，不會有大智慧，心不被欲望與愚昧捆綁，就解脫。但是連我們藉助來解脫的各種法，都必須放下。「法法何曾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放下一切妄想，也要放下一切執著，包括對法的執著，才是漏盡諸煩惱的覺悟者。

靜思勤行道 勤行乃清淨

這種境界如何修得？在慈濟是藉由行中修。靜思精舍奉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自力更生」的原則。師父與常住眾投入農、工、筆耕等各項作務。證嚴上人表示，靜思精舍大家庭就是常住眾永遠身心的皈依處。靜思精舍的道場之維護，需要人人奉獻他的一分力量；個人的慧命，就是從付出中不斷增長。所以要分秒不空過，真心奉獻而無休止。（釋德凡，2009）

2009年5月，靜思弟子德悌師父往生訊息傳到精舍之際，證嚴上人還在會議中。上人以不捨的心繼續該會議進行，到了會議告一段落，上人哽咽不捨地回憶說：「最後在精舍看到德悌的那一天，他當天要再度住院，早上卻仍在觀音殿協助志工早會攝影佈線工作。他跟我說，已經沒辦法燒水、運水，但佈線比較輕鬆，還可以做。」「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無法參與新大殿重建修築工程；即使抱病，也一直想要做……」證嚴上人以德悌師父病後從未曾想過要休息，殷殷勉眾要學習這分精神。（釋德凡，2009）

證嚴上人對弟子說：「起一念心即是永恆，不只是把握當下，還要恆持剎那；既發心修行，就是終身職。因此精舍沒有『閒眾』，若身體無法負荷粗重的工作，也可以招呼訪客、安撫人心等等。多修多得、不修不得，修行含括身口意業，即使是與人談話，對人微笑，都是在為常住付出。」（釋德凡，2009）在靜思精舍中，不管作農、作工、筆耕，都是藉事練心，藉由對人的付出、對團體的付出中，臻至「無我，無求，無欲，無執」的清淨心。

清淨心，是由為眾人無所求的奉獻所求得。靜思師父與清修士不只是為靜思道場付出，他們也都是慈濟的志工，都是要為普天下蒼生奉獻

心力。然而眾生剛強，難調難伏。為眾生奔忙心就能持續寂靜嗎？如果為眾生而煩惱，稱得上寂靜嗎？佛教不是說斷煩惱嗎？如果證嚴上人與慈濟人為眾生之苦煩惱，如何能保清淨的心呢？如同《維摩結經》所說：「諸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證嚴上人曾對會眾說菩薩的心像鏡子，眾生拿著苦、樂、惱、淨的各種境界來映照，都能清澈的反應他們的心境。但是鏡子沒有污染，境界一離開，鏡子依然明亮。這就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慈濟宗門 利他度己

證嚴上人更多的時候用「清淨」一語，而非「寂靜」一詞。「清淨」是一種無染，是一種蓮花不著水，入塵世不染濁的境界。「寂靜」比較讓人感受到身心停留在靜止狀態，而非在行動中、在入世中保持不染濁的心。上人的思惟總是「以行動，以入世行」為基礎。在入世利他的行動中，心永遠保持無所求、無污染的狀態，這就是清淨。

千千萬萬的慈濟人都是在幫助別人中，不斷地去除內心的欲望。從過去貪戀口欲、物欲，到逐漸素食、儉樸。從過去的暴躁脾氣，到溫和柔軟的特質，都是在幫助別人當中修持而得。越是投入慈善濟助他人的工作，越是能體現清平致福的生命境界。慈濟宗門並不鼓勵離群索居，不鼓勵離開社會獨自追逐一個簡單的生活。而是在世間中，出離世間的欲望。離欲，在慈濟宗門的理念是處在欲望的世界裡，卻保持出離欲望的精神狀態。這狀態是「不即，亦不離」。

這契合佛陀「原本不生，今亦不滅」，能動又超然的生命狀態。在現實的利他行動中離欲，而不是在靜止的狀態下止欲；越能付出，心越無私。無私付出之際，即離欲。心，只有在全然付出的那一刻，才見證它的無私狀態。欲，在心中，不是用刪除法，而是以行動去超越，特別

是利他的行動。

性相空寂 出世入世不二

佛陀出世是為眾生覺悟，為眾生成佛，其基本的因緣就是利他精神。佛陀在悟道那一刻，徹悟眾生是平等的，他所言：「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得證。」眾生的本性皆相同，一切無明都是欲望與執著，因而遮蔽了本性的清淨智慧。在佛陀眼中，一切眾生本無分別，自我與他人無異，心、佛、眾生無差別。因此，一切自我的執著與妄想皆應拋棄。其實自我正是一切苦的來源。體悟一切眾生本為一體，認知眾生與自己無異，那麼愛眾生與愛自己也無分別，因此以無分別的心去利益他人，這就體現了佛的平等觀。能將分別心去除，自然去除了心的虛妄執著；去除了自我欲望的捆綁；去除了生、住、異、滅的煩惱，而逐漸進入空性的智慧。

空，是佛教的基本教導。正如《無量義經》所述：「應當觀察一切諸法，本自來今，性相空寂；無大無小，無生無滅；非住非動，不進不退，猶如虛空，無有二法，而諸眾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起不善念，造眾惡業。」性相空寂，無有二法，空與妙有本是一體。空是無所執；妙有，是創造與實踐；這亦如慧能大師所言：「世界虛空，能含萬色萬物，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在創造實踐一切因緣之際，又能超越、點化一切因緣，而常保心的寂靜與清淨，這即是真空妙有。「性相空寂」與「無相不相」這兩個概念緊密相連。空寂之相不是一無所有，不是斷滅空。佛陀之教義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空寂是無所不包的一種覺然地心態。證嚴上人常言「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修行的心必須如太虛一般，能包容一切；愛的能量，連一粒沙都能遍及。這種絕

對的包容之境，是無相不相，性相空寂之意。

對於空性的追尋與探索，中國佛教從魏晉以來強調涅槃寂靜之空性，為成佛最高的覺悟。唐朝以降，禪宗倡導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頓悟與禪定，是為學佛的最終境界。直至淨土宗盛行，以一心一意，念佛往生西方淨土，為學佛者嚮往之境地。不管涅槃寂靜，頓悟，或西方極樂淨土，莫不是體解佛陀的四聖諦「苦、集、滅、道」，知世間苦，盼能了脫生死，達畢竟空。

佛陀的了脫生死，究竟是在生死之內了脫，或是在生死之外了脫？佛陀的涅槃，魏晉以降理解為死後涅槃，認為涅槃無非是肉身寂滅後一種永恆的存在，亦即無餘涅槃。因此它不是現世間的。現世間無法契及終極的「形盡神存」的境界。而淨土宗的往生西方淨土，亦是死後的極樂狀態。只有禪宗所倡議見性成佛的頓悟，是在現世間覺悟。但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見性成佛之覺悟，其實踐之道，在於參禪、打坐。而如何學活禪，如何能以生活為中心，以達禪定，亦是禪宗面對當代社會多種樣態的嚴肅課題。

涅槃於當下 靜定於動中

慧能大師所言：「世人應於動中靜」。亦是強調活禪，在各種日常生活行動中得到禪定的功夫。何種行動之樣態能得到禪定，而一心不亂，一心不滅？慈濟宗門的建構者證嚴上人在他的著作《靜思語》一書中述及：「人要學活禪，在生活中時時定心，寧靜。」綜此觀之，參禪、打坐，不是唯一禪定的方法。禪定能於生活中求，能於世俗中得。

證嚴上人在講述《無量義經》的經書中曾述及：「涅槃不是在死後，當下一念不起，一念不滅，就是涅槃寂靜。」「這一念之慾念不生，這一念之愛心不滅，當下就是涅槃寂靜。」證嚴上人曾多次講述《無量義

經》的至高境界為「靜寂清澄，志玄虛莫，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所謂「靜寂清澄」，即是一念不生，一念不滅的離欲與清淨狀態，但是靜寂之後，仍必須「志玄虛漠」。「志玄」是立志高遠，一心一意為眾生，即能離欲。因此能「靜寂清澄」，正是因為「志玄虛漠」的緣故。這種為利益眾生，清淨自己的心念，能守之不動，億百千劫，才可能進入「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的大覺悟、大智慧之精神狀態。亦即運用無量法門，利益眾生，終能成就法身清淨常存之境。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利益眾生才是菩提大道。然而，為眾生奔忙，心能清淨嗎？為眾生煩惱，還稱得上寂靜嗎？佛教不是說斷煩惱嗎？亦如上一節所言，《維摩詰經》之教法：「諸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菩薩的心像鏡子，眾生拿著苦、樂、惱、淨的各種境界來映照，都能清澈的反應他們的心境。但是鏡子沒有污染，境界一離開，鏡子依然明亮。這就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證嚴上人倡議眾生能在入世利他的行動中，心永遠保持無所求、無污染的狀態，這就是清淨。

「猶如蓮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進入五濁世間，而不被習染。體悟性空，卻不離世間。這境界是證嚴上人創立慈濟宗門接引眾生修持佛法的第一義。《無量義經》所言「性相空寂，無為無欲」，無為，不是不作為，而是超越作為。無欲，不是去欲，而是超越自我的欲望，以眾生之所需為念，「以出世的心，作入世的事」就是性相空寂的真義。於世間中，出世間，「出世入世不二」，是禪宗慧能大師所強調的精神，也是證嚴上人對性空的實踐。（樓宇烈，2010）

證嚴上人曾以大海的波濤比喻人世間的各種起伏，但不管海的表面如何起伏，海的深處卻依然沉靜。修行一如大海，在顛簸的外在之境，仍含藏一顆沉靜的心靈。而只有沈靜的大心靈才能承載顛簸的世間與眾生。這沈靜的心以世間義，就是無私的心。無私的心，才能常保沈靜。心，只有在全然付出的那一刻，也才見證它的無私狀態。慈濟宗門所倡導的利他精神認知，「欲」，於人心中，不是用刪除法，而是以行動去超越它，特別是利他的行動。

性空在緣起處把握

以利他行，達到靜定。這印證印順導師所言：「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導師認為「性空」，是在緣起處把握的；在每一個因緣中，入因緣，又同時保持著超越的心境，這即是在緣起處性空。

證嚴上人用「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一語，來描述這種既『進入因緣、又超越它』的心境。而具體實踐的方法就是「付出無所求」。「付出無所求」也具體實踐「性空與緣起」之深義。「付出」是一種緣起，「無所求」就是性空。付出的那一刻心無所求，就是在緣起處性空。證嚴上人以創造性的語言「付出無所求」，讓『空』、『有』兩觀超越它表面的對立，而賦予它實踐的內涵。他所建立的慈濟宗門，試圖把佛陀的離欲、性空等教義，融入現實的生命，並淬鍊它的實踐意義。

佛陀所言，一切因緣生，因緣滅。一切「緣起」都是隨著「因」而轉。沒有因，就沒有外緣的牽引。唯識學倡議阿賴耶識為一切種識，善惡一切的業因種子都含藏其中。第七識，則為自我生成的推力。第九識即為清淨智，是為佛智。當外緣與第八識阿賴耶識接觸後，就會開始造作各種因緣果報。對於慈濟宗門而言，業因在境界中，而佛智的獲得一樣是在境界中。

證嚴上人闡述，如果每一個種識在與外界的境界接觸之際，都能將識轉為清淨智，亦即當識與緣對應，眾生能不以第七識的自我來對應，而是以第九識、佛性的清淨智來對應；在每一個緣與識的接觸中，不以小愛，而是大愛；不以忌妒，而是讚嘆；不以占有，而是給與；不以私我，而是以無私的愛來對應；如此心念，就能常在寂然與清淨的佛智之中。這種見解是實踐的、能動的佛教觀。臨近一切的境界，都把握住清淨的心，則一切種識裡的業因，就能不斷地清除，而轉成一切種智。在人世間一切作為，都是以第九識的清淨智來應對，則無時無刻不在佛性的愉悅中。時時利他，時時心念眾生、時時無所求的為眾生付出，即是清淨的源頭，即是將一切種識轉為一切種智的動中靜。這是利他實踐與佛教終極覺悟的契理與契機。

無相不相的布施觀

「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無相不相，不相無相，名為實相。」要真實的理解《無量義經》所述的「無相」要從何開始？從感恩之心開始。證嚴上人強調，付出不只無所求，付出的同時還要感恩。以感恩心付出就能逐漸去除我相與分別心，而做到歡喜付出，無相付出。

佛陀利他的精神是強調三輪體空，無受者，無給予者，連給予這件事都要忘記。這是真正的付出無所求的境界。以證嚴上人的理念就是無私平等的大愛。

當代世界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中，以不均、不平等為最重要的問題。自由市場競爭帶來貧富差距擴大，也造成因經濟的不平等，隨之而來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政治與宗教對立、衝突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當代政

治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提出正義論，希望彌補自由之後的不平等問題。羅斯的正義論提出平等的兩個條件，第一：給予各族群機會均等，第二：給予最弱勢者最大的福利（John Rawls, 1971）。慈濟的慈善體現了羅斯的這項正義原則，或更超越之。證嚴上人帶領的慈濟已跨越宗教、種族、國界、文化的藩籬，平等地愛一切人，並啟發一切人都能愛人，甚至做到用愛回應仇恨。

平等愛之一：教富濟貧 無分別地愛一切人

以南亞海嘯為例，慈濟印尼志工從災難發生一開始的物資發放，到三千戶大愛屋的興建完成，讓災民在兩年內就重建家園。在興建大愛屋之際，信奉佛教為主的慈濟人，甚至為回教徒建清真寺，這是慈濟慈善的信念與實踐，是超越宗教種族藩籬的例證。

然而，不僅是南亞海嘯的受害者，或是巴拉圭火災的罹難者、深受愛滋病之苦的南非黑人、美國卡崔娜風災的居民、甘肅缺水的農民、無法上學的印地安部落孩童，或是大陸西南的孤兒、台灣的獨居老人、菲律賓的連體嬰，以及罹患超大腫瘤的印尼男孩諾文迪等，慈濟人以平等心給予社會上處境最艱難的人最大的協助。慈濟人不分宗教、種族、國界，以平等心關照一切有情眾生，這是一種平等的長情大愛。亦體現《無量義經》所陳：「爾乃洪注無上大乘，潤漬眾生諸有善根。布善種子遍功德田，普令一切發菩提萌。智慧日月方便時節，扶疏增長大乘事業，令眾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平等愛之二：濟貧教富 一切人皆能付出愛人

在教導富有的人濟貧之後，證嚴上人還要「濟貧教富」。貧者和富者是平等的，他們一樣有付出及布施的可能。這是在幫助他們物質充裕

之後，在給予他們心靈的富足。做到《無量義經》所言：「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真實相已，所發慈悲明諦不虛，於眾生所，真能拔苦；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令諸眾生受於快樂。」

在慈濟的緊急救難中，安身與安心同等重要。大災之後協助災民走出哀傷最好的方法，就是讓災民加入賑災的行列。在南亞海嘯之後的賑災期間，慈濟志工到達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災區。一位慈濟的企業家看到漢班托塔災民阿不都拉因為災難中，全家五口都往生，他絕望失魂了，不吃、不喝、不說話，整個人都空了，慈濟志工靠近他，試著和他說話，他都沒有回應。後來這位志工就想起一個方法，他唱歌給他聽，「我的快樂來自你的笑聲，而你如果流淚我會比你更心疼……。」

或許一個男人唱歌給另一個男人聽真的很奇怪，所以阿不都拉微微的笑了一下。志工趕快端給他一碗玉米濃湯，阿不都拉才喝兩口，就再也忍不住地痛哭失聲，志工抱著他，一週以來壓抑的情緒突然崩解了。

第二天，慈濟人請阿不都拉穿上志工背心，在義診所裡當翻譯，幾日後，阿不都拉笑了，他恢復了正常的心情。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人們會超越自我的哀傷。鼓勵受助者投入志工，再為其他苦難人付出，是真正走出悲痛的良方。慈濟志工這裡所作的就是《無量義經》裡所言「是諸眾生安穩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

2008年緬甸風災肆虐仰光等地，二十多萬人在這場風災引起的水災中往生。慈濟人發放物資，發放大米，也發放稻種。幾個月後，他們播種，豐收了。農民們又有纍纍的稻米可以吃。有感於慈濟人的付出與幫助，一位且倉阿伯，每餐煮飯前，都會先抓一把米，放在米竹筒裡，要捐給慈濟去幫助比他更貧窮的人。就這樣，從一戶，到一村，從一村，到一鄉，幾千戶人家，幾個月後，收集米竹筒，與慈濟人一起去發放，

去幫助比他們更貧窮的人。這就是證嚴上人所說的「濟貧教富」，幫助貧窮，但是教導他們富有的心。這精神如《無量義經》之教法：「無量大悲救苦眾生，是諸眾生真善知識；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平等愛之三：用愛超越對立衝突

《無量義經·十功德品》所陳：「未發心者發菩提心；無慈仁心者起於慈心；好殺戮者起大悲心；生嫉妒者起隨喜心；有愛著者起能捨心；諸慳貪者起布施心；多憍慢者起持戒心；瞋恚盛者起忍辱心；生懈怠者起精進心；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行十惡者起十善心；樂有為者志無為心；有退心者作不退心；為有漏者起無漏心；多煩惱者起除滅心。」

1998年當印尼發生暴動，許多華人被印尼暴徒攻擊殺害，華人紛紛出走。但是證嚴上人那時卻呼籲他的弟子——慈濟志工不要逃離印尼，而是應藉這個機會積極地付出回饋。證嚴上人的悲心智慧啟發了在雅加達的慈濟志工。1998年慈濟人在雅加達當地發放物資及藥品給十萬個以上的窮人及軍警眷屬。2002年更在雅加達最髒的紅溪河開始進行慈善及醫療的工作。慈濟人將整條長達十多公里佈滿垃圾的紅溪河整理乾淨，並且辦義診救治將近五萬人。印尼的慈濟企業家出錢出力，將住在河上的上萬名居民遷出，然後興建大愛屋讓他們有嶄新的住所。慈濟志工更在社區內興建學校，一個永久性的義診中心。同時建立庇護工廠，讓這一群原本貧困的住戶，有穩定工作可以謀生的機會。慈濟志工更為社區裡回教徒住民，蓋一座各宗教都可以使用的聚會所。慈濟人對於一向仇視的印尼人不只安身，安心，還要安生。這是力行平等愛之最高意義，也是證嚴上人提倡不對抗的宗教本懷。

雅加達省長說，紅溪河計畫是雅加達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慈善計畫，並推出七萬戶住屋計畫，希望每年提供兩千個住戶給低收入戶，國家住

屋部也相繼提出百萬住屋計畫，希望有效改善印尼貧困的居住問題。這種善的帶動，一如《無量義經》所述：「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行十惡者起十善心；樂有爲者志無爲心；有退心者作不退心。」

除了以愛化解種族間的仇恨之外，證嚴上人更鼓舞慈濟人能超越一切宗教及國際的藩籬。印尼雅加達近郊的回教習經院努魯亞·伊曼，是由哈比長老所創建。哈比長老以無比的愛心將鄰近的孤兒及貧困兒童收容一起，鼓勵他們向學讀書。習經院在過去仍然像許多較爲激進的回教信徒般，對於美國的帝國主義作風有某種程度的仇視。

2003年慈濟開始幫助習經院，發放大米給他們，每月五十噸，並興建校舍。習經院在接受慈濟幫助之後，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多，從剛開始的一兩千位，至今已經接近萬名孩童在這裡生活就讀。證嚴上人希望印尼慈濟志工能夠輔導習經院，學習慈濟靜思精舍的師父們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受外界供養。哈比長老受到啓發，開始在習經院裡推動自力更生的精神，孩子們學習做麵包，製作有機肥料，到市集販賣，所得資助習經院的生活。慈濟的援助並沒有間斷，只是進一步輔導他們獨立自主。

有感於證嚴上人及慈濟志工無所求的奉獻精神，哈比長老在2007年4月，將證嚴上人的照片掛在習經院最主要的辦公室，並與《可蘭經》共掛在一起。2007年8月哈比長老更進而在每一間習經院教室裡都掛上證嚴上人的法照。讓學生進入教室上課前能向證嚴上人禮敬，以感謝證嚴上人對於他們的教導。哈比長老並且鼓勵兩千名習經院學生在2007年的雅加達水患期間，穿上慈濟志工背心做起慈濟志工，學會如何爲社會付出，協助苦難的人民。大愛將這一群回教徒與佛教徒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一個激進的教派，到成爲與佛教互相和諧共榮的教團。這是證嚴上人與慈濟人力行《無量義經》所指：「如是觀已，而入眾生諸根性

欲，性欲無量故，說法無量；說法無量，義亦無量。」

證嚴上人的無私之大愛，不只是一項理論或理想，他透過人與人經驗之接觸，啟動人人具備的悲心，以無所求的態度、感恩的心付出，讓貧困的人得到愛與尊重，並因此逐漸走出貧窮的宿命，不是一定在經濟上，而是在觀念與心態上擺脫貧窮、成爲一個也可以爲社會付出的人。

所以佛教裡講三輪體空，沒有給予，沒有接受，這是無所求付出，被幫助的人最後也能幫助別人，所以給予跟接受根本是無分別的，無分別的愛是我們眾人的理念，證嚴上人所說無分別的愛，愛一切人，讓一切人都能夠愛別人，以及怨親平等愛，印尼的紅溪河整治計畫就是一個例證。

雖未自度已能度彼

《無量義經》之功德：「善男子，第四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有眾生得聞是經，若一轉、若一偈、乃至一句，得勇健想，雖未自度而能度他，與諸菩薩以爲眷屬，諸佛如來，常向是人而演說法。」慈濟南非志工潘明水，是台灣在南非成功的企業家，他一開始並沒有要做慈善，是因為隔壁的鄰居慈濟志工師姊，拜託他幫忙開車，他只好勉爲其難地開車協助慈濟發放。發放後，他發覺慈善發放非常快樂，非常有意義。所以潘明水師兄開始覺得做志工很好。之後他在許多的發放中發現，南非的男人不工作，女人沒事做，所以開始想辦法把一些台商工廠裡的碎布集合起來，然後到部落裡開設縫紉班。潘明水將朋友紡織廠裡中古的縫紉機都回收，到村落裡面教祖魯族的婦女做縫紉，一個班開成功了，開第二個班、第三個班。這批縫紉機只借不給，給了怕他們閒置不用。如果借給他們，他們閒置不用，就告誡他們要借給其他人使用，村子裡的婦女們就會很緊張地趕快努力學習。一次教不會，教兩次，兩

次教不會，就教十次，耐心地教讓他們學會裁縫，這過程當然十分辛苦。這些南非祖魯族的人非常有愛心，他們幾個村落建好縫紉班，他們把衣服拿到市場賣，收得一點錢，他們不把錢全花光，而是每個人拿 5% 的收入到隔壁村再開一個縫紉班，就這樣開始自力更生。十多年後，德本已經有六百多個縫紉班，有二萬五千位祖魯族的婦女在這個縫紉班裡面。這就叫濟貧教富，幫助貧窮的人但是給他們富有的心，讓他們也變成能夠幫助別人的人。這批祖魯族的婦女其實都還是清貧的經濟階段，但是卻去幫助比他們更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的心是富足的。這實踐「未能度己已能度彼」的無量義經之精神。

目前南非德本有將近七千人進慈濟當志工，穿上藍天白雲去訪視、去幫助孤獨的老人。有位女士叫葛雷蒂絲，他認識潘明水的時候，又窮又充滿了怨恨，因為她的先生跟外面的女朋友跑了，不只如此，先生還要把葛雷蒂絲趕出家門，她不願意離開家，所以先生就對她的家丟汽油彈，她從後門帶著兩個小孩奪門而出，依靠親戚。剛好潘明水來發放，葛雷蒂絲來幫他翻譯，一開始潘明水講一句她翻一句，幾個禮拜以後，潘明水講一句她講十分鐘，因為潘明水要講什麼葛雷蒂絲都知道，所以她變成很會講慈濟。葛雷蒂絲現在也成為慈濟委員。一群南非祖魯族的婦女很活潑可愛，她們到處訪視，在南非 30% 的人口是愛滋病患，她們探訪愛滋病患，有五百位祖魯族婦女，每日煮熟食給五千位愛滋孤兒吃。南非傳染病極為嚴重，所以慈濟人希望他們用筷子，婦女與孩子們都學會用中國的筷子。

這群祖魯族慈濟志工很會跳舞，每次到鄉下，她們就會邊唱歌、邊跳舞。他們的歌詞是這樣編的，「今天出門，我們要做好證嚴法師的事，否則以後回去會對不起耶和華。」她們至今都還是基督徒，但她們說：

「我們是作上帝的工。經由慈濟，我們更靠近上帝。(We are doing God's work. Through Tzu Chi, we are even closer to our God.)。」所以慈濟是一個含融各種宗教的團體，他們還是基督徒，只是學會慈濟的禮儀，南非雖然貧窮，卡崔娜颶風他們還捐錢幫助美國。

船夫身有病 船身堅固能度人

《無量義經》濟世度己的精神，未嘗只是覺悟的法身大士的使命，即便自己未完全覺悟，自己未完全清淨之凡夫，憑藉《無量義經》的法，仍然能夠度化他人。因此，人不必要完美才能行菩薩道，乃是因為行菩薩道而更臻完美。未能度己，已能度他人，這一如船夫身有病，船身堅固能度人。《無量義經》所述：「是持經者亦復如是，雖嬰五道諸有之身，百八重病常恆相纏，安止無明老死此岸，而有堅牢此大乘經無量義辦，能度眾生，能如說行者得度生死。」

慈濟人無相布施最高的情懷之一，應屬大體捐贈。一群菩薩行者一生作志工，為社會付出奉獻，臨終之際還要將遺體捐贈給醫學院學生做大體解剖，提供醫師做模擬手術教學。李鶴振大體老師為了要當大體老師，拒絕化療。他生前與醫學生說話，他說：「有一天當你們在我身上動刀的時候，就是我生命的願望完成的一刻。你們要記得，你們寧可在在我身上劃錯十刀、百刀、千刀，也不要以後在病人身上錯劃一刀。」這種大捨之心，完整體現慈濟人無我相布施的胸懷，也為他們如經藏般的人生寫下最後、最完美的一頁篇章。

一如證嚴上人言：「此身非我有，用情在人間。」她們無怨無悔地行入慈濟菩薩道，深入人群，奉獻心力，直到有形生命的終點後，仍捐獻大體發揮大用。他們捨下有形的生滅之軀，造就永恆慧命的精進。體現《無量義經》所教導：「雖嬰五道諸有之身，百八重病常恆相纏，安

止無明老死此岸，而有堅牢此大乘經無量義辦，能度眾生，能如說行者得度生死。」

台南一位邱師姊雖然眼盲，卻開啓了台南的環保志業。不久後她的兄弟姊妹都加入回收工作，鄰居們觀察她好幾個月的付出和用心後，最後也決定加入，總共有超過四百位志工加入她的環保站。雖然眼盲，但是邱師姊從不覺得自己力量薄弱；相反地，參與慈濟環保志業讓她實現人生的目的，並啓發他人一同來做環保。

基隆環保志工陳簡茶老阿嬤，已經九十多歲高齡了，她每天四點鐘就起床，綁好尿袋，出門開始在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工作（釋德凡，2003）。幾年下來，老阿嬤過得比以前更快樂，更受到鄰里的愛戴。大家紛紛把自家的資源做分類，準備給每天到家裡門口回收資源的老菩薩。當她行經 7-Eleven 商店，年輕的店職員會泡咖啡給阿嬤喝，她走到全家便利商店，店職員會經常送八寶粥給阿嬤，她是社區裡的天使。

左鄰右舍看到阿嬤每天拿著那麼多的回收物，心裡很不捨，許多人開始一有空就幫她拿回收物，一位鄰居甚至將他門口前的小廣場供阿嬤放置回收物。漸漸地，這個小廣場聚集越來越多的志工，小廣場成了社區的環保回收站。這種實踐所傳遞出來的力量，就是《無量義經》的教法之實踐「猶如船夫身有病，船身堅固能度人。」

水性是一無差別的愛

證嚴上人所創立的慈濟宗門，希望透過行菩薩道啓發人人本自具足的愛心。而無私大愛不只是及於人，而是及於一切眾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佛陀教法與證嚴上人的悲願，認知世間各種的生命、物命，雖然千差萬別，但是眾生的生命譬如水性，大海與湖泊不同，露珠與江

水有別，但清淨之佛性有何差別？「走路怕地疼」，亦是證嚴上人對萬物有情的體悟。他希望佛弟子用平等心關愛一切有情之眾生。佛陀所指無量百千萬億等眾生，實應包含山川大地之一切有形、無形之生命和物命。以大愛之心普照一切眾生，平等的關懷一切生命是證嚴上人希望慈濟人遵行的教法。

如《無量義經》所說：「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池溪渠大海各各別異。其法性者亦復如是，洗除塵勞等無差別，三法四果二道不一。」生命至終的每一刻都可以是覺悟的契機，每一個境界都是生命的大教育，每一個人都是一部寶貴的大藏經，每一個事務都是啓迪我們心清淨的大因緣。一位大陸福建南晉的環保志工撿起寶特瓶的那一刻，她自省，「我的心有沒有這瓶子一樣的乾淨。」

慈濟環保資源回收站就是一個道場。1990年，慈濟志工受到證嚴上人的啓發，一開始利用自家或自營工廠的部份空間，當作簡易環保站回收寶特瓶和紙類。起初鄰居們把所有不同種類的垃圾，尤其像是他們很難處理的老舊床墊、家具、死老鼠、死貓等，丟進志工們貼有「資源回收」標籤的大桶子。志工們花了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教育社區大眾，慈濟環保站主要是收集可回收的資源而非垃圾。隨後，志工們開著車在社區大街小巷中穿梭，收取可回收的資源。從個人到個人、社區到社區，慈濟志工逐步擴大了環保回收運動，志工們殷勤且無私的奉獻，進而影響周遭鄰居。

從2000年起，慈濟環保志業更進一步建立大型環保站，以容納鄰近社區環保站的回收物。環保志工們的組成有老阿嬤、小孩子、企業家、街頭小販、家庭主婦、上班族、健康或殘疾人士。多元化的背景有助於提昇回收技巧，志工們將自己原有的生活經驗和技巧，應用於環保回收，進一步成就環保志業的多樣化和全面性。

透過大型環保站，志工們得以培養不同的分類技巧。回收來的寶特瓶通常很髒，這一直是製造公司無法使用回收塑料的主要原因。因此，志工們不僅將寶特瓶清洗乾淨，還會依不同材質，將瓶蓋、瓶環、商標套分別去除。這樣的分類流程雖然需要大量的人力，但志工們仍嚴格遵循，因為分類的愈徹底，對於環境保護就愈有利。

有色紙需要以強力的化學劑清洗後才能被回收再利用，為了避免使用大量的化學劑危害到地球，志工們用剪刀將白紙和有色紙剪開，並加以分類。環保站裡有清洗塑料製品、紙張分類、電器用品維修等不同分站。有些退休的志工們會修理老舊的腳踏車、電視機、電風扇和其他電器用品，並在大型環保站中販賣。在環保站中販賣二手物品的所得，仍舊回捐到慈濟基金會，用於慈善以及其他慈濟志業。

志工們就是將如此無數量的、點點滴滴的物質生命，一一珍惜起來，體現它們珍貴的價值。奉行著證嚴上人給他們的教導「讓垃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愛心化清流，清流繞全球，淨化人心，祥和社會。」

一粒沙中有大千 一身能應眾生形

慈濟環保志工這種細膩的愛物命之情懷，正是實踐《無量義經》所說：「能以一音普應眾聲；能以一身示百千萬億那由他無量無數恆河沙身。——身中，又示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恆河沙種種類形；——形中，又示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恆河沙形。」

慈濟的環保站容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志工們，許多無家可歸和經濟窘迫的人在環保站找到自己的定位。不管是社區型或大型環保站，社區的志工隨時都備有開水、水果、糕點、餐點，讓參與回收的環保志工們享用，讓大家感覺像回到家一樣地親切。慈濟北區環保總幹事陳金海

師兄提到，很多認為自己是中下階層缺乏自信的人，透過相同的行動，重新建立起與社會的互動；藉由保護社區環境和保護地球，重新發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們以這種方式表達用平等心愛一切眾生。

透過愛一切眾生，讓人學會愛對方和愛自己。環保站不僅回收資源，而且還回收人的心靈。陳金海師兄說：「許多無家可歸者、酗酒者、吸毒者、憂鬱症患者發現他們在慈濟環保站獲得療癒和撫慰。」蔡天順過去是一位受刑者，因為吸毒販毒被叛無期徒刑。在獄中接觸慈濟月刊，開始反省，發願做慈濟。後來減刑，假釋出獄，如其所願來到慈濟台中分會，看到會所莊嚴，自慚不敢進去。蔡天順後來就是在慈濟環保站找到他的依歸處。他新生了，他是一個再造的人。幾年下來，他引渡好多位吸毒者重新創建清淨的人生。慈濟的環保站來自各行各業的志工們，像是企業家、小生意人、博士、上班族、甚至殘疾人士。二十多萬環保志工投入回收，愛護物命的價值，將一己的愛心擴及一切諸眾生，如《無量義經·說法品》所示「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穢，若井若池若江若河溪渠大海，皆悉能洗諸有垢穢。其法水者亦復如是，能洗眾生諸煩惱垢。」環保回收場地，即清淨莊嚴之修行道場，環保回收就是生命覺悟最終的境地。

環保道場與生命最終覺悟

一位慈濟資深的環保志工做環保資源回收多年後，年事已高，生重病住院。醫生告知這位老菩薩她的狀況不樂觀，但是她的心境卻十分開朗。住院期間，年輕的慈濟醫院志工常常來看她，與她聊天。這一天，有一位志工又來探望老菩薩，正好護士在為老菩薩準備打點滴，護士在準備針頭，這位年輕的醫院志工就問老菩薩：「老菩薩，妳以後要去哪裡？」老菩薩笑著說：「我如果往生了，唉，我想還是不要去西方極樂

世界的好，因為西方極樂世界沒有環保可以做。我也不要去東方琉璃淨土，東方淨土也沒有環保可以做，我看啊，還是回到人間比較好，人間有環保可以做。」志工笑著繼續問「老菩薩，那您想什麼時候走啊？」老菩薩說：「選個好時機我就走了！」年輕的醫院志工不假思索地馬上說：「我今天早上聽上人志工早會說，今天是天公生，是好日子。」「喔！今天是好日子」老菩薩說「好，好日子，那我可以走了。」斜躺臥在病床上的老菩薩，隨即閉上眼睛，她就這樣往生了。這短短的對話時間，一旁的護士連點滴的針都還未準備好，這位老菩薩竟然這樣輕安的走了。

臨終前，「一念不生，一念不滅」，這不是當下涅槃寂靜之境界嗎？《無量義經》所述「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至涅槃岸。」證嚴上人創立的環保資源回收道場，一如渡載群生之船師，讓人生死無懼，來去自在，臨終前，心心念念就是要回到人間，要繼續行菩薩道，要再來做環保，愛惜一切物命。當下這一刻欲念不生，愛心不滅，這種「但為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這就是最終覺悟的修行境地。

慈濟慈善理念 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慈濟人是稟承佛陀大乘教法，以行經之法門，利他度己。慈濟志工藍天白雲的身影穿梭在台灣各社區，深入東日本重災區，千里奔走於偏遠的大陸貧困農村，在非洲古老大地上默默為愛滋病患付出，深入中南美的印地安部落助學，在廣闊的澳洲內陸義診，在印尼雅加達清理紅溪河，在台灣莫拉克風災重災區清理淤泥。慈濟人所奉行的是無分宗教、種族、地域、文化之別，以平等心愛一切眾生，並悉令一切眾生都能付出愛。證嚴上人希望慈濟人修習清淨無染的慈悲與智慧，並以現代社會

之各項科技為工具，各式專業為管道，讓全世界各領域的人，都能領受佛法的平等、大愛及智慧。這是《無量義經·功德品》所敘述：「是諸眾生大良福田；是諸眾生不請之師；是諸眾生安穩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

美國哈佛大學管理學院賀曼·李奧納多（Herman Leonard）做慈濟的個案研究中認為，慈濟是當代人道救援組織的重要典範。他特別對於證嚴上人以價值與信念作為管理與領導核心深感敬佩。李奧納多教授說，他拜訪過世界最重要的組織與領袖，證嚴上人是他見過唯一或唯二以價值帶領人的領袖，一個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再來就是證嚴上人。李奧納多教授並邀請筆者於 2011 年 2 月前往哈佛大學商學院，講述慈濟理念與實踐，讓西方學生了解並認識證嚴上人所帶領的慈濟，是以價值與信念作為管理與領導的核心，有別於傳統的企業或組織管理，一直偏向利益、競爭、效能、量化等的管理模式。透過以價值、以信念作為領導管理的基礎，是李奧納多從證嚴上人身上看到的力量。

是諸眾生不請之師

從事國際賑災多年的志工陳金發師兄在 1990 年被他的夫人帶領，捐了一筆可觀的錢給慈濟，從事國際援助。他作為董事長，不太放心別人用他的錢，於是他向證嚴上人請命發願，要為慈濟投入國際救災。1991 年，大陸華東水災，陳金發師兄毅然加入。但是當時大陸地方政府的領導，對慈濟、對慈善、對台灣都有疑慮。陳金發師兄在發放賑濟的過程中，碰到許多困難，受到重重委屈。他回台灣以後，決定向證嚴上人反應他的委屈。一日在靜思精舍，陳金發趁大家報告完畢，證嚴上人正要回書房之際，突然跪在上人面前，嚎啕大哭。他邊哭邊說，眼淚和著鼻涕，說不清楚，勉勉強強地說道，他在大陸賑災過程受盡委屈。陳金發

師兄原本心想證嚴上人會安慰他，結果上人只回他一句話：「是誰教你去的！」然後轉身就進書房，留下他一個人，流著淚，孤零零的還跪在那裡。陳金發師兄在家裏悶了三天，後來他自己想通了，是的，是他自己要去的，沒有人要他去。這不就是不請之師嗎？之後的陳金發持續勇猛精進地在大陸、在北朝鮮、在日本大地震期間，突破各種困難，幾乎使命必達，他說他不再有委屈的感受，他要當眾生的「不請之師」。

台北的黃華德師兄是一位企業家，也是資深的慈濟志工，1991年，他一樣投入大陸救災，一樣碰到諸多困難。一回他也受不了了，他打電話回台灣向證嚴上人報告，黃華德向證嚴上人說：「這裡的幹部太難溝通了，上人，我們不要做了吧！」證嚴上人從電話那頭回答他說：「是誰教我們去的？是我們自己要去的吧！你幾天就受不了了，那麼那些災民怎麼辦？他們一輩子都待在這樣的環境下。」當黃華德師兄聽了當下就很慚愧，「的確，是我們自己要去的，我們不救，那些災民怎麼辦？」這是《無量義經》『不請之師』的精神體現，也就是證嚴上人所說的「本分事」。

從1991年至今，慈濟在中國大陸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都有慈善工作。救助的對象超過數千萬人次。慈濟在二十多年中，與中國大陸政府合作，逐漸影響大陸地方官員，從傲慢、懷疑到認同，甚至在發放現場也加入做志工。慈濟在大陸逐漸走出一個慈善模式的典範，中國大陸正要全力發展慈善工作之際，也給予台灣慈濟基金會作為大陸第一個境外團體合法登記的NGO。如同大陸一樣，慈濟在許多國家藉由與政府的合作，也啟發政府愛民的心。印尼慈濟紅溪河整治計畫成功之後，印尼政府一樣推出低收入戶住宅計畫。菲律賓在2009年的凱沙娜颱風狂捲馬尼拉的馬利僅那市，慈濟人透過以工代賑，鼓勵災民站起來投入清掃家

園。兩週內將整個市容恢復，災民也投入慈濟做志工，馬利僅那市政府與議會通過讓慈濟在各校園、各社區推動環保資源回收，讓市民與慈濟志工一起致力於環境維護，以減緩日益嚴重的天災問題。

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理查·麥德遜教授（Richard Madsen）表示：「慈濟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他是台灣公民社會的重要成就。但是和西方公民社會中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不同之處，在於慈濟會和政府合作，但又不失政治的中立。不像西方的非營利組織，不是被政府控制，就是與政府對立。」慈濟所展現的，其實正是佛教裡不偏不倚的圓融智慧。

慈濟的志工在世界各地透過賑災濟貧，逐漸影響當地的官員，從村落到國家，他們以行動帶動，以自我身行教化，這一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對佛所言：「世尊說是微妙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真實甚深，甚深甚深。所以者何？於此眾中，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四眾、天龍、鬼神、國王、臣、民、諸有眾生，聞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無不獲得陀羅尼門、三法四果菩提之心。」以安忍不動的願力，影響眾生的習染，最後終於發菩提心，復關照一切有情眾生。做到「調御、大調御，無諸放逸行。猶如象馬師，能調無不調。師子勇猛威伏眾獸，難可沮壞。」這是慈濟慈善勇猛精進無畏施的理念，這亦是具體實踐了《無量義經》的精神。

慈濟醫療：曉了藥性 令眾樂服

證嚴上人期待醫生不應該是醫匠、不應該是醫生，而是人醫、人師，在證嚴上人眼中每一位醫者都是大醫王，不只應做到《無量義經》所指「醫王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隨病授藥，令眾樂服。」更應該成為人醫、人師，達到佛陀所說「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令諸眾生受於

快樂」的境地。

慈濟醫療志業強調「以病人為師」，醫師與護理不只是體現菩薩慈悲之情，更應該以謙卑平等的胸懷，對待一切眾生。因此醫院就是另一處修行之好道場。慈濟醫療志業的具體理想，就是希望將地獄化為天堂，這是證嚴上人最大的期望。醫院就像地獄，病、苦、老、死都在這個地方發生。不管階級、年齡、富貴、貧賤，每一個人最終都會經歷病苦老死。把「苦集」的醫院，轉變成喜樂的天堂，正是證嚴上人領導慈濟人全心努力的使命，慈濟人堅信，經由共善之力量，人們一定能扭轉受苦地獄為清淨喜悅的天堂，天堂、地獄都取決於我們的一個善念。如果醫生、護理、志工能夠協力將病人眼中視為煉獄般的醫院，轉化為深解無常、能反思一切苦滅之理的處所，那人間即淨土。這淨土是經由實踐佛法所締造。（證嚴上人，2007）

其具體的實踐如《無量義經·第一功德品》所述：「是諸眾生安穩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能為生盲而作眼目；聾啞者作耳鼻舌；諸根毀缺能令具足；顛狂慌亂作大正念。」慈濟醫療從醫院到人醫會，從菲律賓的連體嬰之分割，到印尼男孩諾文迪臉上巨大齒顎型腫瘤的手術，到義診中為白內障的病人開刀，都是「能為生盲而作眼目；聾啞者作耳鼻舌；諸根毀缺能令具足；」不只如此，還要做到「苦既拔已，復為說法」。許多病人在義診康復後，也加入慈濟做志工，去幫助人。2004年在慈濟花蓮醫院分割成功的菲律賓連體嬰Lea（大愛）與Richael（感恩），現在都已經十一歲，她們和父母親都成為慈濟志工，都在幫助他人。

證嚴上人理想的醫者「是諸眾生安穩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慈濟醫療執行長林俊龍醫師，本身也是慈濟人醫

會的總幹事。他經常帶領著醫師們與護理們下鄉為貧困的感恩戶打掃。在慈濟，醫師護理們投入慈善工作已經是一種常態性的奉獻。醫護人員不只熱切地參與緊急救難，慈善賑災，證嚴上人更期許他們能在生活與工作中體現人醫、人師的典範。

慈濟大林醫院的陳品汎醫師為一位糖尿病的病人看診，這位病人都有按時拿藥，但血糖值依然很高。陳品汎醫師要求這位張姓病患住院治療，但是張姓病患回絕了。一問之下，陳品汎醫師才知道張先生有四個女兒都還小，他是單親爸爸，如果住院，孩子沒人照顧。陳品汎醫師知道之後，回到家請他的夫人將空出來的房間整理一下，說有客人。原來陳品汎醫師到張姓病患家裡，將四個就讀國中、國小的女兒都接到家中住，好讓這位單親爸爸能住院。四個小孩在陳醫師家住了兩個月，他的夫人照顧起居並教導做功課，直到她們的爸爸張姓病患出院為止。陳品汎醫師也了解為何張姓病患拿了藥，血糖卻飆高，因為張先生家裡頭沒有冰箱，糖尿病的藥必須冰起來才有藥效。於是陳品汎醫師又為張姓病患買了一個冰箱，讓他能夠按時打針，抑制糖尿病的發作。（《慈濟》月刊 526 期，2010）這就是證嚴上人期待的醫療典範，視病如親，不只是醫師，更是人醫，人師。「是諸眾生安穩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

慈濟教育 是諸眾生真善知識

慈濟致力於貧窮之救濟，貧不只是物質的貧，還包括更根本的知識之貧窮，觀念之貧窮。證嚴上人的慈濟教育目的，就是以搶救知識貧窮，與匡正貧窮觀念。慈濟教育志業於全世界各貧困落後之地興建學校，包括泰北、墨西哥、伊朗、南非、印尼、海地、斯里蘭卡以及中國大陸等地。一批批慈濟的志工深入偏遠之地，做不請之師，興學教化，祈願眾

生身、心、生都得安穩依止。

1998年喬治颶風席捲多明尼加，美國慈濟人前往該國勘災，看到一個叫拉羅馬那的小城鎮，鎮裡堆滿了垃圾，垃圾山邊住了上萬個居民，依靠撿拾別人丟棄的食物為生，慈濟美國紐澤西的志工就開始把這個垃圾山夷平，開路、蓋學校。學校蓋好了，孩子穿起制服，在優美潔淨的環境裡上課，學校從一開始的三百五十個學生，增加到一千多個學生。路開了、學校有了、商店進來了、住宅區進來，整個區域繁榮起來。如今孩子們穿上乾淨的制服，有好的教室、電腦、新的書包，整個社區改變。這種化貧困為祥和富裕的社會，這是慈濟致力於物質與知識貧窮的努力。

證嚴上人期望經由教育能讓知識的貧窮逐漸消弭，並培養年輕學子自幼就懷抱服務、利他的人生觀。其所實踐的正是《無量義經》所說：「是諸眾生真善知識。」「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真實相已，所發慈悲明諦不虛，於眾生所，真能拔苦；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令諸眾生受於快樂。」

以行動為本的教育

慈濟的教育不是以說理為主要方法，而是以行體驗。慈濟教育體系非常注重服務性的社團，從慈濟小學、中學到大學，鼓勵並安排學生參加醫院、慈善、或環保的志工，去體驗並建立以利他為生命志向的情懷與人格。在慈濟小學，掃廁所的學生都是品學兼優的孩子。掃廁所不是處罰，掃廁所是服務，是一種榮耀。華人教育小孩總以出人頭地為主，慈濟的教育則是在志工的體驗中，逐步建立以服務他人，以利他為中心的人生觀。

在四川大地震期間，幾百間學校在地震中倒下了，很多學子埋在瓦礫當中，重建過程是漫長的。從緊急救難開始，慈濟志工陪伴著孩子，陪伴他們度過心靈的哀傷。孩子們跟著慈濟人做志工，不管是在義診間裡當翻譯，或是跟著慈濟人去陪伴安慰失去親人的老奶奶、老爺爺。孩子們改變了，幫助人的喜悅透過慈濟人的帶領參與，逐漸在他們心裡萌芽。慈濟志工們親自幫老爺爺、老奶奶洗腳時，他們在一旁看著，然後慈濟志工鼓勵孩子幫自己的父母洗腳。當孩子們真的幫自己的父母洗腳之際，父母親的眼淚掉下來了，孩子也哭了。他們會說，原來媽媽這麼辛苦，腳都長繭了，我今後要孝順爸爸媽媽。經由這樣的以身作則，然後讓孩子力行，他們的心靈逐漸得到洗滌。原本的獨生子女的驕慢、調皮都放下了，變得懂事、規矩、會照顧人。這即是證嚴上人所強調的人格啓發的教育宗旨。這契合《無量義經》的教導「是經能令菩薩：未發心者發菩提心；無慈仁心者起於慈心；……有愛著者起能捨心；諸慳貪者起布施心；多憍慢者起持戒心；瞋恚盛者起忍辱心；生懈怠者起精進心。」

從行善到善行

在行善中，不只能啓發學子的愛心，更可以養成他們獨立、自主、負責任與謙懷的性格。2011年慈濟中學的孩子到印尼進行兩週的參訪，除了參與發放，也和印尼學校聯誼。慈濟高中一年級的予懷同學，是在慈濟的家庭長大，他平日參加學校的手語隊和慈幼社，經常去關懷老人，陪伴育幼院。予懷唸書比較放鬆，脾氣也比較放任。在印尼兩週的參訪中，跟著其他四十多位學生、老師與志工，在當格朗參觀學校。予懷看到許多感恩戶家裡凹陷的泥地，就是當地孩子們睡覺的床。他也看到簡陋的校舍，比起慈濟中學的校園之美，真是天壤之別。

慈中同學一行人又參加當格朗的發放，予懷同學發放的對象是一位老阿嬤。老阿嬤身體無力，幾十斤的米搬不太動，予懷同學協助她將物資搬到車上，讓鄰人送阿嬤回家。他們發放結束，接著到雅加達一處垃圾山進行訪視，予懷同學看到眼前高聳的垃圾山，接連幾輛垃圾車進出倒垃圾，一群羊在旁邊等著，另一群人與羊站在一起，身上背著簍子，他們都在等待著垃圾車倒垃圾。當好幾噸的垃圾倒下的那一刻，人與羊開始爭著搶剩餘的食物與物品。予懷同學一開始以手機拍下這情景，但是沒多久他就停下來了，眼淚從雙眼不停流下，他不忍再拍，人生怎麼如此之苦！

回到花蓮之後的予懷同學，有很深刻的體悟與轉變，他覺得應該更珍惜自己身處的幸福，感恩享有如此豐沛的愛與資源。他更認真地讀書，更認真地協助做家事，他考到班級的第一名，他傲慢的脾氣也漸次收斂許多，他感恩這次慈中舉辦的印尼行，給自己如此深刻的生命大教育。經由行善，而逐步的建立在生活中的善行，是慈濟教育的宗旨。這是以行入法，以行悟道的法門。

證嚴上人的願力是『以行入門』教化年輕學子，『以利他精神』作為生命的皈依。讓學子親身體驗接觸各種不同生命的境界，在各種境界中，知曉生命的苦空無常，發慈悲心，啟無量智，教化有情眾生。其以行教導學子之智慧如經中所言：「入眾生諸根性欲，性欲無量故，說法無量；說法無量，義亦無量。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如是無相，無相不相，不相無相，名為實相。」生活中的每一個行、住、坐、臥無不是皆受法的契機，皆把握機會教化學子，教化眾生。

慈濟人文 報真導正

證嚴上人對於人文的思維是「人格成，文化才成」。文化必須建構

於人品之上。有優質人格建立在先，才能德香被澤於眾生；一位菩薩行者，一位慈濟人文工作者要「處處為眾做大導師，……顛狂慌亂做大正念。」（《無量義經·德行品》）證嚴上人創立大愛電視與人文志業，期盼建立清流，以淨化社會，匡正時代紊亂之風氣，引導迷惘顛倒之眾生。

淨化世間的動能，以慈濟的思維是來自個人的修持。一個覺悟的心靈，才能影響另一個人，才能夠淨化社會，提昇人類的文明。一顆覺悟的種子，能度化百千，一如《無量義經》所言：「從一種子生百千萬，百千萬中，一一復生百千萬數，如是展轉乃至無量。」因此慈濟的人文志業首重人格的啓發。而其具體的人文志業實踐，則信奉透過文化傳播的力量，建構一個更美善的社會。負面的訊息傳遞，不管批判的多麼精準貼切，總是帶給社會傷痕。證嚴上人呼籲新聞媒體的報導宗旨應該是「要報真，也要導正。」

隨著社會愈加多元，媒體愈加開放，進入到 90 年代的傳媒環境，需要的似乎是一種視野更為宏大的新聞理念，更具創造性與建設性的媒體之於公共利益是建構式的新聞學。其根本理念是，所有的思想、報導都是為建構一個更為理想的社會。

多數媒體總企圖追求自由主義式的公正客觀，讓所有的意見得到發言空間，各抒己見，媒體本身則不做評論、不賦予意見、不做任何所謂主觀的涉入與看法的表達。媒體躲避報導可能導致之任何社會後果，一味強調中立客觀。如前所述，絕對的公正客觀並不可能，媒體作為社會公益的守護者，應該有其看法、觀點，並且認真思索這些觀點，如何才是對社會有正面意義的，對全體社會創造最大的公益。所以，媒體一切的報導不只是傳達有用的訊息、提供發言的空間，或提出解決問題的管道，它更要協助去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要做到這一點，記者首先必須放棄生冷的價值中立角色，亦即旁觀而不涉入。

在 2003 年美伊戰爭期間，有一位台視記者蔣任，在慈濟約旦志工陳秋華的陪伴下，採訪慈濟人如何在約旦與伊拉克邊境照顧、幫助戰爭中的難民。蔣記者在採訪中看見一位老人家在零下兩度的沙漠裡，沒有鞋子穿而用塑膠套裹住腳，蔣任便將襪子脫下來給老人穿上保暖，這是一種人類最直接的愛的表達。這表達超乎新聞記者所謂中立、不涉入的立場之上。當一位記者的心中有著美好與良善，於是他所製作出的新聞便必然呈現與彰顯人性的良善與關愛。心中有愛是建構式新聞最重要的前提與核心價值，而蔣任的心中有愛。

在嘉義阿里山小火車翻覆現場，大愛電視台記者看到一位受難者家屬；她一面放下麥克風，一面搭著家屬肩膀慰問與關懷。台中七三水災發生之際，慈濟人文志工到災難現場採訪，到達被洪水困住的仁愛部落時，慈濟人一邊協助發放，一邊進行採訪。記者帶著慈濟的慰問金進去，慰問災民、發放、採訪，而後離開。記者在採訪的過程中有愛、有關懷，並膚慰被報導的對象，因此不會生冷地問一位在急救中的病患：「你現在的感受如何？」或是家中發生兇殺案了，還去問對方：「現在打算怎麼樣？」

如果記者心中有愛，就不會用這種魯莽的心態去割裂事件本身。因此，記者心中若沒有一個正確的價值，沒有一個什麼是更好社會的藍圖，也就不可能提出一個對社會有正面意義的報導。記者心中如果沒有一個確切的價值觀，他如何判斷何種訊息及何種角度將有助於或有害於社會。媒體應該經常思索如何構思一個良善的社會及其理念？他必須思索怎樣的報導更能代表一個社會中普遍的好？而不是一味挖掘弊病、掀醜聞、肆無忌憚的批評。如果一個批評對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是負面的，甚或迫害性的，媒體就不應該選擇作為報導題材，更不該極力挖人瘡疤而認為是在呈現真相。

當一件社會的弊病發生，媒體不是去挖掘該項錯誤誰該負責，而是探討其發生之原因。媒體更應報導同一類事件善的典範，在負面新聞中也能看到善的典範在哪裡，才能給社會一條正向的出路。

偽善的新聞、負面新聞都不應過多渲染、報導，媒體所選擇的題目、所提出的建言，都應該為整體社會長久的美好來考慮、來構思。過度的批評會導致社會的對立；過度強調名人賺大錢而助長了社會的拜金主義；太多的自殺、暴力新聞會造成社會的恐懼，這些在報導上都應有所節制。

致力於建構式新聞的媒體，不只是旁觀者，不是冷眼的、批判的、尖銳的；而是有愛的、是成就的、是愛護的、是珍惜的、是給予的，是解決人的困惑，化解社會的衝突，是引領社會最終的善與美。這就是證嚴上人創辦大愛台的核心理念。

以善行解不生 以身行悟不滅

慈濟人文最終的理想是希望透過善的報導、善的故事、善的實踐，最終消弭人心的貪婪，化解社會的紛爭，最終天下無災無難。

在學世的紛亂之際，社會動盪，人心不停，天災不止，都是肇因於人心的無明。因此證嚴上人期許以人文清流化解社會的紛爭。如《無量義經》所教導：「若有眾生得聞是經，若一轉、若一偈、乃至一句，通達百千萬億義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出生入死無怖畏想，於諸眾生生憐憫心，於一切法生勇健想。如壯力士能擔能持諸有重者。是持經人亦復如事，能荷無上菩提重寶，擔負眾生出生死道，未能自度已能度彼。」

《無量義經》之於當代社會，它有『入世、淑世』的理想與願景。之於個人，它有內在修習人格的方法與思路。之於終極關懷，它提供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最終覺醒，亦即「性相本空，非有非無，非自非他，

本自具足；本不生滅」，最終達涅槃寂靜之境。

而此涅槃之境以證嚴上人的詮釋是，當下「一念不生，一念不滅」；當下「惡念不生，善念不斷」；當下「慾念不生，愛心不斷」，即是涅槃寂靜。它是人間意義的涅槃寂靜之境，修行為眾生，開悟為眾生，成道為眾生，或者說：「為眾生才是修行，為眾生才能開悟，為眾生才能成就無上菩提大道」。這是慈濟宗門的思想體系與實踐之本。

當西方轉向東方 邁出人類新文明

英國牛津大學已故的著名宗教社會學研究學者彼得·克拉克教授（Peter B. Clarke）於2010年的12月來台灣參加第一屆「慈濟論壇——環境與宗教研討會」，應邀在靜思精舍以「為甚麼這個世界需要慈濟？」為題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說：「整個世界，尤其歐洲，宗教都在式微之中。原因是，宗教，或以宗教為名所造成的爭端，日益嚴重，甚至已經導致世界的分裂。」彼得·克拉克教授說：「慈濟與證嚴上人強調入世救贖，大愛無國界的精神對於當今的宗教是一種拯救與提昇。」克拉克教授親自到慈濟環保站參觀做環保，他很想把慈濟環保推向非洲。克拉克教授有感「許多宗教相信，當今的地球崩解是上帝的意旨，是人類遭天譴，不需要去改變與挽救。」他覺得慈濟將環保付諸行動，落實社區、落實生活，人人皆有環保的責任，這是其他宗教應該效法的對象。

克拉克教授還認為，全球化已經在逆轉（Reverse Globalization），以前是東方向西方學習，現在是西方要向東方學習。雖然作為一個學者他必須中立，外界許多人對他的信仰有諸多揣測，但其實他個人傾向入世的佛教，特別是以利他為主的佛教是他的信仰。他也說，他是一位天主教徒（Catholic Buddhist）。全球化正從西方向東方轉向，而慈濟，應

是這股東方新文明的代表之一。

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理查·麥德遜教授 (Richard Madsen) 也是在 2009 年受邀請到慈濟參訪。麥德遜教授用頗為流利的中文在靜思精舍演講，他在演講中提到：「台灣很像當年的雅典。雅典處於舊文明即將崩解，但尚未瓦解，新文明也還未形成之歷史轉折點，她的政治與地理也都十分脆弱。在這種新舊交接，現實環境交逼之際，很有機會出現世界性的新文明。」這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 (Carl Jasper) 的見解。麥德遜教授說：「這種歷史際遇很像現在的台灣，而台灣的慈濟極可能成為世界一股重要的新文明。」

當全世界都在憂心地球崩解，慈濟的環保資源回收、資源再利用、與減碳的生活模式已早早體現。當世界因為資本主義的追逐利欲，無情地競爭所造成貧富差距急速加大，慈濟慈善的「教富濟貧；濟貧教富」已經實踐近半個世紀。當世界宗教混和著政治利益，造成前所未有的文明板塊對立，以致恐怖主義勃興與宗教之壁壘不斷地升高，佛教慈濟所展現的大愛無國界、無宗教、與無種族文化區別的思想與實踐模式，或許正是西方向東方學習的歷史因緣與契機。

一如英國牛津大學彼得·克拉克教授在慈濟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說：「一、二十年前，當我們看到世界上發生諸多的衝突與災難，我們都還搞不清楚是何種原因造成如此加速度地衝突與苦難，但是他發覺，證嚴法師早就已經看到，她早就有答案，而且已經在實踐了。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麼知道的！」這答案的一部份其實就在《無量義經》之中。證嚴上人以無比的毅力與智慧將《無量義經》的教法一一地開創與實踐出來。如同《無量義經》十功德力「能令諸凡夫皆成聖果，永離生死而得自在。……能令一切眾生於凡夫地生起諸菩薩無量道芽，令功德樹蔚茂扶疏增長。」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證嚴法師講述，《無量義經》，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1年。
- 釋德凡，《證嚴上人衲履足跡》，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3年。
- 釋德凡，《證嚴上人衲履足跡》，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9年。
- 李申釋譯，《六祖壇經》，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 何日生，《慈濟實踐美學：行入證嚴上人的思想與實踐》，台北：立緒、靜思文化合作出版，2008年。
- John Rawls 著，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二、雜誌

- 《慈濟》月刊第 526 期，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2010 年 9 月。

三、其他

- 彼得·克拉克 (Peter B. Clarke)，靜思精舍演講「為甚麼這個世界需要慈濟」，2010 年。
- 理查·麥德遜 (Richard Madsen)，靜思精舍演講「宗教的發軔與衰落」，2009 年。
- 賀曼·李奧納多 (Herman Leonard)，哈佛大學管理學院慈濟個案研究，2011 年。

